

《山河袈裟》：记下世间普通人的感情与尊严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时隔十年，湖北作家李修文推出最新散文集《山河袈裟》。“在相当程度上对我来讲，写《山河袈裟》是一种自觉，类似于一场祷告。”李修文并不讳言写不出作品的日子。十年前，李修文曾以小说度日，未曾料到陷入漫长的迟疑和停滞。而正是为了谋生的奔忙与重拾写作，让他觉得：人生绝不应该向此时此地举手投降。

李修文坦言写作此书的心路历程：“在我的文字里面，除了对于基本的事实描述之外，其实涌动了一种对于看見事实的热情、狂喜。描述事实，让我时刻为又可以重新写作这件事自我感动。”

他在序言中写道：收录在此书里的文字，大都手写于十年来奔忙的途中，山林与小镇，寺院与片场，小旅馆与长途火车，以上种种，是为他的山河。

在这些山河里，他看见病危的孩子每天半夜偷偷溜出病房看月亮，囊中如洗的陪伴者想尽了法子来互相救济，被开除的房客经年在地铁里咽下了痛苦，郊区工厂的姑娘在机床与搭仙之间不知何从……他用尽笔墨记录了世间普通人的感情与尊严。

在日前举行的《山河袈裟》研讨会上，作家李敬泽说：“在李修文的文字里有天地，有人群，有山河，而且这个抒写的人是在天地、人群、山河里在找自己，在确认自己。”

历经生活与岁月打磨的文字总是最动人。李敬泽还说过：“李修文的文字不可等闲看，此中无闲处，皆是生命要緊处。侠士宝剑秋风，在孤绝处、荒寒处、穷愁困厄处见大悲喜和大庄重，见出让生活值得过的电光石火，如万马行军中举头望月，如清冰上开牡丹。他的文字苍凉而热烈，千回百转，渐迫人心，却原来，人心中有山河莽荡，有地久天长。”

明末清初戏剧作家李渔写过这样一段文字：“开卷之初，当以奇句夺目，使之一见而惊，不敢弃去，终篇之际，当以媚语摄魂，使之执卷流连，若难遽别。”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李朝全说，这与阅读李修文的散读体会是相当贴切的。“鲁迅讲无穷的远方、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，这是好作家要达到的境界。从这一这点来说，李修文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精神，如果说人民是李修文笔下的写作对象，美就是他表达的风格。”

“人民”，是《山河袈裟》的关注对象；是洒后嚎啕大哭的老陆，是穷途末路之际大年三十聚在一起的兄弟，是唱黄梅小调的女子和她的女儿，是那些下岗工人、没钱回家的农民工，是抚养孩子的陪酒女，等等。

他接触的这些人照亮他心中潜伏依旧那个词，这个词就是“人民”。“是的，人民，我一边写作，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。就是这个词，让我重新做人，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。”李修文的追问终是有答案。

“李修文的情怀以及对人民的理解和写作实践，既远离了民粹主义，又使人民有了具体所指，他的文字能够打动我们，与他对人民的理解诚恳由衷有关。”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对《山河袈裟》推崇备至，“李修文十年磨的这一剑锋利难当，他的气质、气象渗透进语言表达中，这个气质、气象就是胸中山河之气，在困顿迷茫乃至绝望中看到希望、体悟温暖。”

迈克尔·邦德走了 “帕丁顿”不会离开

本报讯（记者苏墨）

当地时间6月27日，一代儿童文学巨匠、深受全世界小读者喜爱的“小熊帕丁顿系列”作者迈克尔·邦德在家中去世，享年91岁。迈克尔·邦德是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，一生共创作多部儿童作品，以小熊帕丁顿为主角的故事书在全球共发行超过3500万册，被翻译为40余种语言，并被改变成电影、电视、动画、舞台剧等多种形式，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。

1956年的圣诞节，BBC的摄影师邦德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伦敦帕丁顿车站附近的商店，见货架上仅剩的一只孤零零的小熊，为了给小熊找一个家，他索性买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了妻子，也由此萌发了创作帕丁顿熊的灵感。

1958年，第一本以小熊帕丁顿为主角的《蒸发魔法》出版。这只棕色的小熊出现在帕丁顿车站，从此走进了全世界读者的世界，和布朗一家温暖多爱的故事，一直陪伴大小读者们走过了59年。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，“小熊帕丁顿系列”为读者带来了许多温暖而有趣的故事。在他的世界中，每个人都那样可亲可爱。他的世界没有指责，只有宽容。无论他干了什么，都能得到谅解。小熊帕丁顿是爱的缩影，和他代表的家庭之爱，永远温暖着全世界人们的心灵。

通过“小熊帕丁顿系列”作品，迈克尔·邦德向读者传递了永恒的文学价值、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。

在“小熊帕丁顿系列”的故事中，作者描绘出了帕丁顿所拥有的那一颗好奇、乐观、公平的心，也描绘出他清澈、真诚和充满善意的目光，更重要的是，是使读者从中看到了健康、健全和灿烂、肆恣的儿童生活状态，看到了一个童心蓬勃、生机盎然的小童年——这赋予了小熊帕丁顿一种永恒的文学价值。

小熊帕丁顿永远从一个孩童的视角去看世界，永远像一个孩子一样简单快乐，在他身上最好地体现了“真”和“善”的特质，这种正确和美好的儿童教育观，不露痕迹地隐藏在文学性和趣味性之中，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说教的感觉。

作为英国家喻户晓的国民小熊，帕丁顿也是英国伦敦最受欢迎的友好大使；他是英国第一个通过英吉利海峡到达法国的物品；他是无数儿童健康慈善机构的重要使者……他已经成为了全球经典文化的一部分。

小熊帕丁顿也在中国小读者身边。接力出版社曾出版“小熊帕丁顿系列”图书12册；“柏灵顿·帕丁顿”家庭教养图画书12册，以及邦德先生唯一一本书信集；《来自帕丁顿的爱》。

作为“小熊帕丁顿系列”的创作者，迈克尔·邦德始终热爱自己的写作工作。即使在做BBC摄影师的繁忙当中，他也抓住一切时间写作。“我的退稿通知单可以贴满整个房间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。”他这样回忆道。而帕丁顿是他最心爱的文学形象，从1958年发表第一本帕丁顿故事起，到他90岁时，他还在为孩子写作第150篇的帕丁顿故事。

读诗词，只是为了审美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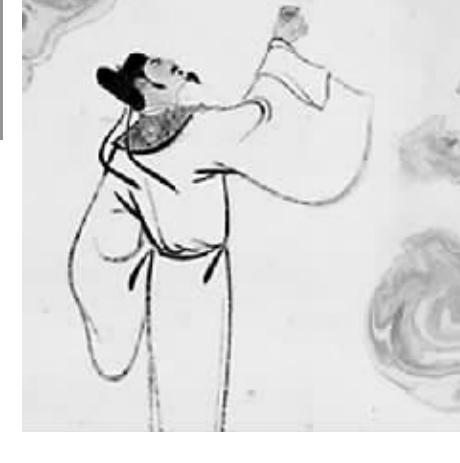
谢琰

诗词固然展现文辞之美，但它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美好的道德人格。知识内涵，是诗词的肌骨；人格之美与文辞之美，是诗词的灵魂。

唇舌与食粮

我们常说中国是诗国，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表征就是，中国古代似乎每种人都在背诗、谈诗、念诗、作诗。我们翻开《礼记》《左传》，会发现如果不会引几句《诗经》，简直讲不清楚道理；如果不会现场“赋”诗，巧妙应答，简直要在诸侯外交的大场面中丢尽颜面。我们再翻开《全唐诗》，从皇帝到宰相，从文臣到武将，从名诗人到无名氏，从道士到僧侣，从闺阁到市井，无处不在读诗，无人不在写诗。甚至还有单独的一卷叫做“鬼诗”，记载了神秘莫测而又凄婉动人作品。而一生爱好鬼狐花妖的蒲松龄，也有“爱听秋坟鬼唱诗”的诗句。

在古代中国，诗词传播与应用的范围之广，罕有其他民族可匹敌。诗词是中华民族的唇舌与食粮。诗词是语言产品，也是文化载体。《论语》里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这规矩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。学诗，绝不仅仅是接受审美的熏陶。在大多数时代，在大多数人群中，审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诗的本质，是人生活动，来源于人生，又指导着人生。《论语》里又说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



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这里的“诗”，虽然特指《诗经》，但放在历代诗词身上也完全恰当——诗词，会激发人的情感，会教给人知识，会提供社交的机会和能力，甚至成为表达怨刺、干预政治、兼济天下的工具与媒介。往小了说，诗会让你成为孝子、贤孙，往大了说，诗又能使你成为忠臣、栋梁。即便你浑浑噩噩什么也没学到，好歹知道了一些花花草草、虫鱼鸟兽的名字，认识了一堆汉字与概念，可能比你背诵字典来得快、记得牢。这就是诗的意义。在孔子看来，学诗，学礼，学仁，是三位一体的。

文人的命与文化的窗

到了科举时代，诗词又成了中国人的命。写一手漂亮的五言诗，是入仕进阶的敲门砖。而在登堂入室之后，还要靠诗词来与上级下级、左邻右舍打交道，于是敲门砖又摇身变为护身符。等到寿终正寝、弥留之际，很多人还要写《示儿》诗，写《绝笔诗》，还要叮嘱子孙生徒，为其编纂遗文并求名公巨卿作序，以传不朽，这最后的文集里，也往往包含很多的诗词，仿佛一部散碎的自传。所以，要想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，一定要读他的诗集。拼凑很多部诗集，就能看出一个时代的“诗史”。

譬如把杜甫、李白、王维、高适、岑参的诗集合而观之，就能理出一个盛唐由盛转衰的脉络来。这脉络，不是延伸在冰冷的制度与军队之中，而是贯穿于众多生灵的经历与众多心灵的呐喊沉思之中。再如将元稹、白居易、韩愈、张籍、李贺的诗集浏览一遍，又可以知道中唐社会诸多风俗的细节，可能比史书记载还要精确。白居易有一首《时世妆》写当时长安妇女的扮相：“乌膏注唇唇似泥，双眉画八字低。妍蚩黑白失本态，妆成尽似含悲啼。圆鬟无鬓椎髻样，斜红不晕赭面状。”这是多么精确的描摹。

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，即《千家诗》。这里面收录的都是最简单浅显的诗，但是仔细考量一下，会发现编者的匠心：学习这些诗，可以学到四季景物、

地域风情、时令节俗、人物故事。比如读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就可了解成都的地理与交通；读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既能了解金陵城，也能了解六朝贵族人物；读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，便知道古人如何过春节。以上这些诗，原本就是有丰富意蕴的，而编者又将它们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编辑起来，让孩子们跟随季节变化而调整学习内容与学习状态，自然而然就学到了很多文化知识。

道德与美

然而，若只将诗词视作有韵律的青史、有修辞的百科全书，那也是歪曲了诗词的本来面目，缩水了它的丰富意义。如果没有文化内涵，诗词会像一个精瘦、矫情的女子；如果没有审美内涵，那诗词又会变成一条失魂落魄的胖大汉子。文化是诗词的营养与肌骨，而审美，则是诗词的灵魂。

正如“文化”的定义有几百种，“美”的内涵也是千差万别。对于古典诗词而言，美既是实用的，也应该是道德的。王国维先生《文学小言》说：“三代以下之诗人，无过于屈子、渊明、子美、子瞻者。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，其人格亦足自足千古。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，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，殆未之有也。”他的意思是，屈原、陶渊明、杜甫、苏轼，这四个诗人哪怕一首诗都不写，他们的人格本身也足以不朽，足以成为最伟大的“诗”，这样的评价，不是王国维先生危言耸听，而是源自中国诗学的“言志”传统。

《尚书》说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，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”汉代人写的《毛诗序》也说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这两段话，塑造了中国诗学中的一条金科玉律，即“诗言志”。什么是“志”？它固然有情感的一面，但还有道德的一面。

中国古代最好的诗词作品，往往兼具人格之美与文辞之美，而又以人格之美为根本。比如《诗经》

小雅·采薇》，很多人都喜欢结尾一段的名句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此句固然文辞优美，但其背后的醇厚道德与崇高心灵，则更为动人。我们且看这位戍边战士的心绪：一方面，他不断哀叹自己“靡室靡家，靡使归聘”“我行不来”，哀叹自己“不遑启居”“不遑启处”“我戍未定”“载饥载渴”，就是不但回不了家，连打仗都不是在一个地方打，总是迁徙、转战，所以他“心亦忧止”“忧心烈烈”“忧心孔疚”“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”。然而另一方面，他又不断诉说，之所以如此辛苦，是因为“玁狁之故”“玁狁之虐”，也就是不断以国家存亡、民族大节砥砺自己，继而他又不断提醒自己“岂敢定居”“岂不日戒，玁狁孔棘”，也就是严格要求自己，加强警戒，完成任务。更可贵的是，将军与战士的关系，却是如此融洽、团结。战士把将军比作“维常之华”，把将军的车马赞美为“业业”“骙骙”“翼翼”，也就是高壮迅猛。为什么关系融洽呢？因为这些车马，是“君子所依，小人所腓”，也就是说，将军既带领战士冲锋陷阵，又保护着战士、维系着兵阵，上级和下级，都为了同一个崇高的目标而努力奋斗、勤勉不已。因此，《采薇》这首诗，既真实地揭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与伤悲，同时也展现了人类在战争中所爆发出来的坚强、责任、团结、爱国等种种优秀的道德品质。它既是悲伤的，又是慰藉的，既是批判的，又是温情的，既展现了现实的残酷，又展现了理想的境界。最好的诗，不就应该这样吗？

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，向来有个特点，叫做“秘响旁通”，也就是说，各种文化门类之间都有极为紧密且丰富的联系。从任何一个门类深入进去，都可以旁通其余，从而获得对于传统文化的比较全面、深刻的把握。诗词也是如此。在诗词的文辞之美普及广泛、深入人心的同时，要特别强调诗词中的知识内涵与人格之美。唯其如此，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：古典诗词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谢琰，文学博士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。



⑥

严肃的作者像

厉勇

假如你吃了个鸡蛋，觉得不错，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？读书人应该都知道，这是写了《围城》的作家钱钟书说的。

一位英国女士读了他的《围城》后崇拜至极，于是打电话求见。钱先生执意谢绝，在电话里依然用他书里习惯用的幽默和智慧，打了这样的比方。

不知道是不是钱先生留下的传统，从小到大，我所看到的大部分文学书，书里是没有作者像的，有作者像的寥若晨星。

唯有印象的，只记得初中买的鲁迅的小说集里，扉页上有一张黑白的鲁迅先生的画像，冷峻的表情下，浓眉似一支匕首，迸射出一道幽冷的光。一根向上竖起的头发，紧闭的嘴唇似乎在言明，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打开书就看到这样严峻的表情，面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，心生敬畏，于

是，虽然先生的书很生涩很难懂，也只能硬着头皮用心啃。

时代在进步，书籍也发生着悄然的变化。曾经有点忌讳的作者像不再被视为牢笼，被束之高阁了。有些作者为了吸引眼球，甚至大胆拿自己的美照、靓照来作封面。我记得《上海宝贝》的作者卫慧就用了她的半身像——很大很显眼。为了让自己的书卖得更好，这样的做法也可以理解。

出书的人越来越多，出书的频率也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多的书籍里，封面折过来的那一长条形(像年糕的形状)方寸之地，也会附加上一张作者小小的相片，再加一段作者的个人介绍——不分男女，这种做法最为普遍，也似乎越来越流行。

前几天，我去书店买了四本新书，林清玄的《放下后更澄明》、陈世旭的《马车》、刘亮程的散文集、郭敬明主编的《所有关于爱的》。

没想到，可以从书里看到作者像的几率达到了一半。

郭用的就是流行做法，在折过来的那个地方放了一张小小的半身像，帅帅的，酷酷的，没有笑。郭本来就是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，他个人又做起了导演，所以，让自己不错的颜值在书上亮相，这本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卖点。

比较意外的是，我喜欢的乡土散文作家刘亮程。

在这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的散文集中，不光扉页有一张作者像，插图里也多处用了自己的照片——有个人采风旅游的单人照，有一张一家三口在伊犁的合照，还有全家福等集体照。

我从这些形形色色的照片里，看到的作家只有一种表情和一个形象——都是他自己自画像的高度概括：额头高高凸起，头发前面稀疏后面浓密而长，眉毛不粗不细。我发现，最重要的是，作家都没有笑，一点也没有！一脸严肃，一脸深沉，一如那细小聚光的眼睛里投射出来的光，有看穿乡土大地上一切事物本质的能力。

也正因为看到了青年时期的照片，才知道作者也有俊朗年轻的时候，要不然，我还以为大部分中老年男作家的颜值上不了台面，基本都是小眼睛、黑着脸，挺着大肚子——还真是不要见到作者像为好，破坏了他们文字所带来的美好世界。

书中作者像，让我们见识了下蛋的母鸡的模样。也许那些你非常喜欢与尊敬的作家，当你看到了他的容貌后，心里全是亲切，因为这个作家老早通过文字变成了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位好朋友。见字如面，见相片更像见到了真人。

而你本来就不那么喜欢不那么崇拜的作家，那么，一张难看的作者像说不定就让你心生厌恶，从此再也不想看他的书了。

《时间煮雨》

【美】斯蒂芬妮·梅尔 著 枣泥 刘勇军 译
接力出版社



二次女权主义运动。

的确，作为一个小说家，该书作者玛丽莲·弗伦奇的写作深受波伏瓦《第二性》影响。

有媒体称“你常常会忘了这是一本小说，书中所写的是我们真实的生活”。书中十余位性格各异、身份各异的女性，仿佛就是我们的母亲和长辈，是身边的朋友，也是你我自身。《醒来的女性》中是我们不曾深想的生活，是那些我们只有和最亲密的知己才会谈论的话题。你不会和人谈起婚后与另一半无法沟通的苦闷，无法说清有时“母亲”和“妻子”这两种身份会让你觉得失去自我，更不必说作为母亲，即使深爱自己的孩子，但也并不像主流讴歌的那样伟大，其实有很多厌烦甚至痛苦的时刻——因

为怕被人说“想太多”。而该书，将女性那些不可言说的“委屈”，呈献给了世人。

《时间煮雨》

百草园 编选

北京联合出版社

《时间煮雨》，一个出人意表的书名，细思却别有风致。想象一下，人在绿树丛中前行的适当的封面，时光仿佛凝滞，触目皆是美好。在细雨中呼喊，在霏霏雨丝中徜徉，感动生命的厚赐，感动岁月的流转。时间煮雨，诗意盎然。